源於奧運

簡約 安全 精彩 冬奧會(三)

李漢源

踏上奧運會的舞台，除了是運動員頑強訓練希望達到的目標外，更是體育電視傳媒製作人的心願。每一屆奧運會電視製作都不斷在進步，從中我們可以學習、觀摩，從而增加經驗，實在是難能可貴的經歷。就以參與的電視台也不斷更新他們電視器材及技術為例，美國廣播公司（NBC）他們通常每4年更新一次，正是利用轉播奧運去添置更先進、更新的器材。筆者在1988年韓國漢城（現稱首爾）奧運時，在國際廣播中心首次看到「電視高清測試」，還記得當時感覺電視畫面非常清晰，內心不禁讚嘆，同時又心想香港什麼時候才有「高清電視」呢？誰想到差不多等了近20年，到2007年12月31日晚香港才正式有高清電視呢？這發展比我想像中慢了。

時至今天，北京冬奧運動會已經是8K電視製作，8K是目前為止最接近「人肉眼所看最真實」的超高清電視技術，解像度是高清的16倍，無論是畫面清晰度、顏色、質感各方面也全面提升，務求給觀眾「親臨其境」的體驗。中央電視台為配合奧運大會8K製作，便於冬奧開幕前1月24日正式開設CCTV-8K超高清頻道，作為受眾，觀眾能在家中透過電視以8K觀賞冬奧可真有眼福了，而當然冬奧各項目比賽畫面製作也非常重要，有高技術的製作，才能配得上8K的輸出。

北京冬奧在製作國際訊號上最大突破是以幾十條電視頻道送上雲端，全世界各電視台各自去下載，自1964年奧運會開始靠人造衛星轉播，今屆已開始不僅僅依賴衛星傳輸，成本上省了不少。

而轉播內容總生產量達6,000小時，畫面毫秒級合成、超慢動作、全景觀看特技效果畫面，電視觀眾也可一一收睇，每一粒雪花飄落、每一個運動員凌空花式動作、每一秒的速度感覺，加上VR全景多角度畫面，令觀眾真的好像置身現場一樣，像與運動員呼吸着同場地的冷空氣，投入度自然更深。

名為「獵豹」的超高速軌道攝影機，可360度U型軌道運行，時速達每小時90公里，比運動員滑冰速度還要快；而「飛貓」攝影機，它是利用場內或場外4個支撐點，用幼鋼纜支配，快速跟蹤拍攝，真正做到冇死角位，賽場上每一視角盲點也不漏。

總覺得每一次大賽我都能有幸參與，有幸得到最先進新經驗，雖然未必一定有機會用得着，但總有機會改良代入自己製作的節目內，即使最後代入不成，只是增加了自己作為製作人的見識，或許這已是一種滿足感。2025年全中國運動會部分項目在香港舉行，希望屆時大家有所發揮。

◆高速軌道攝影機。 作者供圖

水過留痕

看在眼裏 記在心裏

少爺兵

內地賀年綜藝節目《春晚》，是觀眾心中的「殿堂級」製作，每年的春節都陪着觀眾「守歲」，因為中國人多在春節大年初一煮「齋菜」，有着電視節目綻放喜慶熱鬧氣氛，好應節啊！

而內地不少演藝人亦以能登上《春晚》演出為榮，經常吶喊道：「我要上春晚！」事關該節目為內地萬千觀眾所認可，有份演出的演藝人單是名氣，就已經有「水漲船高」的感受。

今年的《春晚》節目內容的確有不少「亮點」，想不到能看到在香港樂壇叱咤一時的「溫拿樂隊」又再合體了，台上演唱多首粵語歌曲，台下觀眾沸騰了，跟着打拍子跟着唱，足見粵語流行歌曲早已植根在歌迷們心裏，而粵語歌曲近年也廣為內地歌迷所歡迎和接受。但，某些思維及心理有病態的「跳樑小丑」，竟然揶揄溫拿成員年紀加起來都幾百歲了，還在舞台上唱跳「獻世」，說出此歹毒話的，恐怕他們是有着自己「不許人間見白頭」的思維，真讓生養他們的父母情何以堪呀！？

喜愛舞蹈的朋輩，大讚該節目的一個名為《只此青綠》的舞曲演出：「太驚艷了！無論是舞蹈編排、配樂、燈光，一切的一切，讓人的目光一秒就被吸引住，演員的詮釋表現更自成一套，布景簡約、色調卻如水墨畫的紙底，而舞者腳下是水，令整個構圖美翻了，有震撼感，觀眾似被帶進了時空的轉移，真想看看這靈感創作背後的故事，好一場藝術盛宴，嘆為觀止！誰說來自各民族、各表演團體等是影視紅星演唱時的『布景板』？表演者們的精彩演出及亮點，觀眾早看在眼裏，記在心裏！不要為沒有半點素質的挑撥話而妄自菲薄，皆因節目是水準之作，才會有『酸民』的『酸言酸語』。」

書聲蘭語

張安樂(白狼)因何愛中國？

廖書蘭

我不贊成有人說，張安樂是中共代言人之類的說法！這種說法把張安樂的格局看小了！

凡略懂中國歷史的人，都知道我們是中華民族的炎黃子孫。台灣雖然隔着一條淺淺的海峽，但大家用的是同一種文字、同一種語言，承載着同一樣的中華文明；這怎麼可能，張安樂不愛中國？何況他是一位熟讀中國歷史的人。

張安樂1948年在南京市第一區中央醫院出生（與鍾南山在同一家醫院出生），1950年隨父母到了台灣在高雄上岸，後來搬到台北住在大龍峒的保安宮大廟內，那間大廟的後院住了幾百戶人家，聽說郭台銘住在另外一座廟裏，大家都是從大陸五湖四海隨着蔣家撤退到台灣的外省人。從他人生的軌跡來看，這怎麼可能，張安樂不愛中國？

張安樂回憶在大廟內的生活與大廟外的生活，是截然兩個不同的世界，因為在大廟內聽的都是南腔北調的外省話，而出了大廟則都是講閩南語的本省人。住在大廟內的幾百戶人家，也稱得上是眷村的雛形（當時還沒有眷村）；大家談的話、讀的書、聽的歌曲，都是與大陸有關的內容，所以小時候的張安樂對大陸產生了濃厚的感情，他還經常偷聽大陸對台灣的廣播。這怎麼可能，張安樂不愛中國？

我與張安樂的成長環境有幾分相似，雖然我沒有住過大廟或眷村，但周遭的大人們思鄉念鄉之情，深深地感染了我。在學校上課時，老師把中國的地圖一掛出來，長江、黃河、長城……我對神州大地充滿着神往，受到長輩的感染，我一樣思念着大陸的親人；我們這一代的外省人第二代都是這樣長大的，怎麼可能，我們不愛中國！1997年張安樂的母親董鏡桂（北一女教師退休後）自台灣回到大陸，選擇在深圳定居下來！那些年在台灣，有不少的外省人選擇回到自己的老家安度晚年。我曾經接過一個來自台灣的電話，要我在廣西幫他找一間房子，他要回故鄉定居，因為台灣那一年旱災，民進黨輿論卻怪外省人把水給用完了！

張安樂的心中只有一個中國，1949年以後國民黨到台灣，以張安樂的說法，這是自家人的兄弟打架，打輸的一方就要服從打贏的一方，只有兩兄弟和好如初，才能共同建立一個美好安康的大家園。

張安樂天不怕、地不怕，就怕母親的眼淚！我認為，看見母親的眼淚是張安樂心中的痛，是對母親的虧欠！他不想母親再為他流淚，所以母親在哪裏他就在哪裏，2010年母親去世後，他就計劃回台灣去實踐他作為現代的一個中國人的終極目標——「和平統一，一國兩制」！

翠袖乾坤

另一半的迷惑

連盈慧

得知公司裏的小妹在蜜運中，同事向她道喜，她卻說男友催婚，令她煩惱，擔心二人性格不合，婚後不會幸福，原來二人飲食方面，口味從來就不一樣，大家到茶樓喝茶吃點心，她愛香片，他愛鐵觀音；她愛鳳爪，他愛排骨；他點來的小菜，都是她怕油多的煎煎炒炒，有了這個矛盾，日後怎能相處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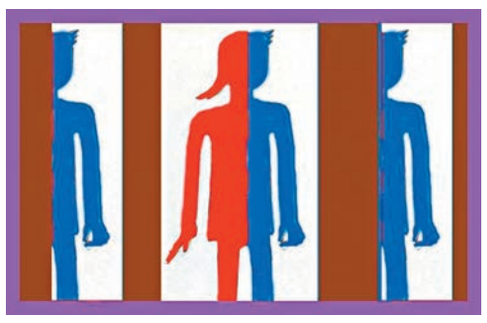
大姐A說你飲香片他喝鐵觀音，你吃鳳爪他吃排骨不就可以，大姐B則認為外出共膳各自點菜還好，在家煮食長年累月照顧對方口味也是問題，飲食小事，總好過性格差異，又說性格相同也可能有矛盾，比如雙方因喜愛旅行，婚後才發覺她愛跟團旅遊東南亞，他愛獨自環遊西半球，興趣同而志趣不同，聚少離多哪來幸福？有時文化夫妻也未必同一喜好，村上春樹說他們夫妻都愛書，他們的書房卻有如南北兩極，藏書全不一樣。

大姐A說就是性格不相似的夫妻也多生活得長久，日本明星北野武散文《菊次郎與佐紀》主角就是談他出身油漆匠的父親和貴族後裔的母親，北野武說他那對寶貝父母大事小事幾十年來都爭爭吵吵各不相讓，直至老兒子北野武離婚了，大老爸大老媽還生活在一起。

最後AB大姐一致說兩代人對婚姻看法已大不同，上一代重視一紙婚書，註冊後他是她的另一半，她也是他的另一半，執子之手，好好醜醜，都會堅守到白首；如今新一代男女則不然，性格至上，總愛高唱「我係我」，公主嫁王子，相處稍不如意，一言不合就分手，是否「真能承受結果」，局外人不得而知，那就非問當事人不可，有時當事人或者告訴你，分手原因是爭食西瓜那大半邊。

離婚率一年比一年上升，難道那些離婚男女，都比結婚時快樂？

倒是沉默良久較年長的大姐C看到小妹尷尬的臉色，開腔笑對AB說：「別嚇怕小妹了，天下還有千千萬萬的好夫妻呢！」小妹才見笑容。


◆羅曼羅蘭說：婚後男人只剩下半個男人了。 作者供圖

百家廊

魚們

袁星

觀賞魚和食用魚，附近集市上有；淡水魚和海魚，附近集市上有；鮮魚和乾魚，附近集市上有。這兒每5天一個大集，每次大集，一定會有魚賣；鎮上的一家大型超市裏，專門設有賣魚的攤位，活魚和冷凍魚，天天都有；離家不遠有個路邊攤，也一年到頭售活魚。

剛回家坐下，妻子就從廚房過來。給兒子蒸魚吃吧？她推門問我。在單位忙了一天，確實累了，但不忍看到兒子在一旁眼巴巴盼着的表情，我走進廚房。

魚肉，和牛羊豬、雞鴨鵝比，營養價值高，脂肪含量卻低，老少皆宜。當然，極少數對魚蝦過敏者除外。我喜歡養魚，也喜歡吃魚。

母親和妻子做魚，要麼油煎一下倒水燉，要麼直接清水燉煮。這樣做出來的魚，不能說難吃，味道總是差些。經常是盛到碗裏熱乎時吃還行，剩下的再煨熱一次就沒啥味道了，往往一條魚剩到最後，得扔掉一半或一小半。有一次，我在家中沒啥事，給兒子做了道清蒸鯧魚。吃過一次後，他就記住了，總說清蒸魚好吃，常盼我給他做。做清蒸魚，視魚大小，蒸的時間得恰到好處。時間太長，魚肉太爛不鮮；時間太短，魚肉不熟土腥味重。蒸煮出來的魚，覆上葱絲、香菜、辣椒，澆上滾熱的花生油，鮮香味立即在室內沸騰、瀰漫。燉魚則另有講究，關鍵是把魚骨肉分離。魚頭魚骨先用花生油炒過，然後先燉熟再放入片好的魚肉，魚肉入鍋幾分鐘即放入葱絲等上桌開吃。

清蒸魚和燉魚，兒子常吃。這次換換花樣，酸菜魚。廚房裏，妻子已把魚清洗乾淨，就等我動手了。先去超市買來酸菜，把魚肉片下用料包醃上。鍋中倒入花生油，把酸菜炒香後放進魚頭魚骨繼續翻炒一會兒，倒入山泉水，再入砂鍋。約十多分鐘後，鍋中水開，至魚頭魚骨燉熟，倒入魚肉。鍋中再次水開，三五分鐘後停火即可。砂鍋端上桌，湯汁還在咕嘟咕嘟翻滾呢，兒子就伸筷開吃了。一邊說燙辣酸，一邊吃得津津有味，每此時，我們都囑咐他慢點吃，沒人搶。

同樣的魚，同樣的配料，不同烹飪方法做出來，味道大不同。家中飯菜，絕大多數時候都是母親和妻子在做，我只是偶爾幫幫廚。她們做菜不甚講究，特別是燉個雞湯、蒸個魚啥的，這樣的事都願意交給我。我做菜少，偶爾做一次，自然更用心，味道也就好出許多。不光喜歡吃魚，我更喜歡捉魚和養魚。小時候，我最願意去的地方，就是姥姥家。她們村附近有一條河，河裏流水清清，裏面有成群的游魚。去大舅家喊上表姐，一起挽起褲管入河，用手捧、用笊籬撈、用罐頭瓶釣，魚兒有大有小，總能捉到一些。

我們村沒有河，鄰村有。到鄰近的大閘口村上學後，有時會和他們村的同學一起偷偷去河邊看看。遇上夏天河乾，在淺水江邊見到魚，就挪不動步，若是有辦法，一定得逮上幾條再走。去鎮中學讀初中後，遇到了更大的河。學校有個後門，單扇門通向校外的大河。那條河夏天水多時，寬處得十多米寬，河裏常有拃巴長的野生魚。偶爾去河邊，見過很多次被當地人稱為白漂子的魚，但只能眼饞。那時候，兩手空空的我，對那些魚束手無策。

參加工作後，有時也去村裏走訪，經過河溪時，也見到過不少游魚。到鄉村景點旅遊時也多次見過，有時是沒機會，有時是不想，幾乎都沒下水逮過。那些生在河裏的野生魚，都是最普通那種，很多河裏都有。那種魚適應環境能力強，捉回家養，一般不容易死。只是若養於小魚缸中，不太適應其野性；若放到大些的水池裏，又沒有多少時間投餵。若真有大魚缸，養這種脊背灰黑腹部淺白的野生魚觀賞性並不強，不如養些色彩艷麗的金魚、鯉魚或其他品種的海魚。從野外河裏逮回的魚，點綴着養還可以，但不能多，也不宜太大，頂多養幾條十幾20厘米長的，權當養着玩。

有一陣子，我和妻子常在集市上買金魚。買回家，養到小玻璃魚缸裏，靈動漂亮。只是因為投食過多或忘記換水，養不多久就死掉。小兒子2歲多後，家中就不太敢買金魚了。小傢伙膽大，一不留神就可能把胳膊伸進魚缸，一旦逮着就抓出來扔到地上，看魚兒在地上撲棱。在他看來，那樣挺好玩；而在我看來，魚兒們很無辜，也很可憐。家中養魚，風水上還有講究。我不迷信，但我信風水。風水學有其道理在，這是顯而易見的。只是，對風水學不太懂，選啥樣的魚缸，擺在哪個方位，雖然未必那麼玄乎，弄不懂還是不亂擺的好。有了這層顧慮，我也不怎麼想養魚了。

吃魚和養魚差不多。我吃過的魚，都是附近集市上常見的。鯉魚、草魚、鰱魚、鯧魚和鯰魚啥的最多。海魚以鱖魚、沙丁魚和帶魚為主。鱈魚、鰣魚之類，偶爾吃。當地能買到或在飯店裏常吃的魚，也各有區別。感覺鯧魚肉質細膩彈滑，花鰱做的魚頭砂鍋鮮嫩味美，鯰魚肉肥厚香軟。

去年帶兩個孩子去臨沂海底大世界玩，那些養在玻璃缸的魚，品種之多，樣貌之迥，讓人驚訝。有時在家裏看關於魚的紀錄片，並沒太震撼。電視節目中那些魚，彷彿就只是存在於屏幕內的，雖在眼前，感覺卻遠，似乎遙不可及。海底大世界裏那些魚，雖也隔着厚厚的玻璃在游，卻是鮮活的。那層玻璃，阻擋不了真實的傳遞。

猶記得，在海底大世界，看到幾條之前從未見過的大魚。一扇十幾平米的大玻璃，把水和魚群鑲嵌在牆壁內。忘了是啥品種了，那些魚每條2米多長，條條胖如豬仔，慢吞吞慵懶悠閒地懸於水中。牠們應該是見慣了遊客了，有遊客在旁邊經過，一點反應都沒有。不同品種不同大小的魚，見過不少了。牠們有的生活在河溪中、有的游弋在大海裏、有的被囚養在魚缸內、有的用於觀賞、有的用於繁育、有的用於烹飪、有的活蹦亂跳、有的已經僵死、有的正待宰殺。一樣是魚，命運咋就如此不同呢？答案或許難知曉。但在時間的長河裏，年年有魚，仍將繼續。其他，亦然。

獨家風景

以人為本

呂書練

香港疫情急轉直下，人人都講抗疫，也人人要抗疫，猶如一場戰爭，也確實是一場戰爭——人與病毒之間的戰爭，也是思維觀念之較量！以人為本，人命為先，這是我們的人權觀，鍾南山院士的視頻講話，信息及時又明確，說得好極了。

可幸，大部分市民也積極配合政府，一時之間，強制和主動去檢測和打疫苗的人增多了。在天寒地凍、陰雨綿綿下，看到戶外排隊的長龍，尤其是長者，實在令人於心不忍，但也很無奈，惟願有心的公僕真的行動起來，想辦法改善。

不過，似乎，遠在北京的中央政府和內地專家，比這裏的公僕看得更深更透，更關心普通市民的生命和生計。令人欣慰。此時此刻，習主席那句：「控疫壓倒一切，中央全力援港！」何其鏗鏘！何其有力！猶如給香港打一支強心針，也喚醒官員的職責意識，總算有些實質行動。

這第五波疫情來得突然，猛烈如虎，確診個案直線上升，本來鬆懈了的官民似乎都束手無策，跳不出固有框框。市民天天就聽專家們老調重彈：打疫苗針。這當然沒錯，問題是，很多事就像「狼來了」的故事般，聽多了就麻木。政府卻永遠只是「口頭施政」，不理政策的落實情況，還美其名：尊重市民的自由和私隱。

說長者打疫苗比例不多，小朋友也打得不多，這是事實。問題是，這兩個年齡組別都是弱勢社群，行動不便，需要人照顧或指引，香港民眾在過去3年遭受黑暴、疫情打擊、困擾，不少人連工作都丟失了，生活相當艱難，高薪厚祿的官員及其公務員團隊能明白嗎？

真的，在過去幾年，我每次看到或聽到什麼官員流露委屈或「哽咽」之類的，真的火冒三丈！想想基層市民，天天坐在辦公室內開會寫報告的人，真的沒有任何資格抱怨！

相對於「小政府」，我反而欣賞我們的演藝界人士，他們坐言起行，無論是以前為內地災難發起捐款活動，還是為本地慈善或疫情募捐，演藝界的動員能力都很強，個人也迅速響應。不但對香港，即使北上發展的藝人也積極參加當地或國家方面的慈善活動，以個人知名度和號召力，影響和感染別人。

在艱難時刻，無助的人需要實質的幫助，更需要鼓勵和正能量。香港人雖然享受自由，但其實也是很自律。緊急關頭，抗疫為先，救人為本，沒有那麼多程序或藉口可講！

琴台客聚

極惡與極刑

伍呆呆

2022年的廣東人以一個濕漉漉的春節迎來了一個嚴寒的春天。

即便如此，連思維都差點被凍結了的網友們還是苦中作樂，編出了不少搞笑的段子，譬如「保暖靠被窩，取暖靠抖動，最高規格的避寒，就是自己在被窩裏抖動」，以及「床以外的地方都是遠方，手夠不着的地方都是他鄉，就連上個廁所都是背井離鄉」，還有廣州人講得有點粗口的一句「凍死你個仆街」，用英文怎麼說？答案是「welcome to Guangdong」。

若是換作以往，只要溫度一下降，我一定會先想到自己的女兒，會擔心她因為少穿了一件衣服，少蓋了一層被子而受寒……而在今年這個罕有的寒冷天氣裏，我開始去擔心那個被迫生了8個孩子的被鐵鏈鎖住的母親，不知道她在比廣東還要冷的低溫裏，脖子上那冰冷的鐵鏈有沒有取下來，身上有沒有足夠保暖的棉衣，夜裏有沒有足夠禦寒的被子……大抵因為自己本身是一個母親的女兒，亦是一個女兒的母親的緣故，便本能地看不得其他女性的苦，每一次的代入都會令自己揪心地難受。

在周星馳的電影《大話西遊》裏，羅家英扮演的唐僧囉囉嗦嗦苦口婆心地對小妖說教：「人和妖都是有媽生的，不同的是人是人他媽生的，妖是妖他媽生的……」小妖被唐僧的囉嗦氣得即刻自殺身亡。我年少時看到這一段，總是會想，那隻小妖居然沒有把五花大綁毫無還手之力的唐僧殺掉洩憤，或者乾脆割掉他的舌頭讓他不能再囉嗦，竟選擇了把自己殺死，可見「妖他媽生的」小妖還是很有「妖性」，內心還是善良的。

然而電影終歸是電影，在現實中，人性往往及不上「妖性」。

網友們說，我們的母親、女兒、姐妹、妻子……和「鎖鏈女」之間，只隔着一悶棍的距離。翻看了網上許多的案例，被拐騙的女子佔很大一部分，被強搶販賣的女子也不在少數，她們的遭遇都是一樣的悲慘：作為商品，被賣到貧窮的山區成為生育工具和免費勞力。被發現和解救的只是一小部分，大多數的受害女子，終其一生都在受苦受難。那些人販子和「買主」們都是「人他媽生的」，卻是惡極，沒有絲毫的人性。

前些日看《野秋說》，胡野秋先生在節目中談到的古時對人販子的刑罰引起了大家的共鳴。然而因為看到了被拐賣、被無底線傷害的那些女子的苦，古時的「刺字發配、砍頭、車裂」，似乎也無法減輕現代人對人販子的憤恨，即便是平日還算溫和的本呆，亦會期望將人販子和殘害女性的「買家」施以「千刀萬剮」之刑，讓惡人一點一點去感受因他們加諸於受害女子們身上的痛苦。若是再有「誅九族」的懲罰，那些幫助「買家」看守、阻止受害女性逃跑的幫兇亦能一同獲罪，大抵就再也沒有人冒着生命危險去作惡了。

寫這段文字的時候，氣溫雖未回升，但雲間微有陽光，已有雨過天晴的跡象了。希望人間亦如天上，光明會愈來愈多，罪惡會愈來愈少。